

《打面缸》

主要角色

大老爷：丑
王书吏：丑
周腊梅：旦
张才：丑
四老爷：丑

情节

妓女周腊梅要求从良，县太爷配与衙役张才。实则县太爷、王书吏、四老爷俱思染指。于是结案之后，县太爷即遣张才往外地投文。是晚，王书吏、四老爷、县太爷先后往会周腊梅，被周腊梅分藏三处。时张才折返，借口烫酒，从灶里烧出王书吏，面缸里打出四老爷，床下拉出县太爷。三人窘极，遂以贺喜为辞，分送银两，狼狈而去。

根据《京剧汇编》第三十一集：赵德普藏本整理

【第一场】

大老爷 (内叫板) 打三梆，坐大堂，
(四衙役、王书吏、大老爷同上。)

大老爷 (南锣) 众衙役，列两旁，
夹棍板子当堂放。

(周腊梅上。)

周腊梅 (南锣) 手拿状子朝前走，
望老爷，作主张。
小女不在烟花巷，
接过状子看端详。

王书吏 (南锣)
(四衙役同喝。)

大老爷 (白) 什么事，这么乱七八糟的？

王书吏 (白) 有了打官司的啦！

大老爷 (白) 噢！有了打官司的啦？我来看看。哎呀，是一个堂客啊！
那一女子，你姓什么，叫什么呀？

周腊梅 (白) 哎呀老爷，您连我们都不认识了？

王书吏 (白) 哎呀老爷呀！您连她都不认识了？

大老爷 (白) 我不认识，你认识？你知道她是谁呀？

王书吏 (白) 哎呀她叫这个……

(王书吏对周腊梅。)

王书吏 (白) 你叫什么呀？

大老爷 (白) 得啦！说了半天，你也不认识呀！
那一女子，你姓什么，叫什么呀？

周腊梅 (白) 我就是行院中的周腊梅。

王书吏 (白) 哎呀老爷呀，他就是行院中的周腊梅。腊梅周，周腊梅，腊八粥。

大老爷 (白) 得咧，这儿哪有腊八粥啊？
噢，你就是行院中的周腊梅呀？

周腊梅 (白) 对啦。

大老爷 (白) 我说周腊梅，你不在行院，跑到老爷的堂上干什么来了？

周腊梅 (白) 回禀老爷的话：我来打官司来了。

王书吏 (白) 老爷，她是打官司来了。

大老爷 (白) 你打官司来了！有状子没有啊？

周腊梅 (白) 状子啊，王先生接过去了。

大老爷 (白) 王先生，你见她状子了吗？
 王书吏 (白) 状子啊？
 (王书吏找。)
 王书吏 (白) 这是状子啊，我当是钞票呢。
 大老爷 (白) 你简直是财迷。
 (大老爷看。)
 大老爷 (白) 王先生，这状子拿去瞧瞧去！
 王书吏 (白) 不不不！老爷看完了，我书班才好看。
 大老爷 (白) 你看看，就省得我看了。
 王书吏 (白) 老爷不看，我书班是不敢看的。
 大老爷 (白) 咱们是自己人，你何必客气呢？
 王书吏 (白) 这是规矩，不是我客气，老爷应当先看。
 大老爷 (白) 你这不是挤兑哑吧说话吗，你不知道老爷我不认识字吗？
 王书吏 (白) 哇！不认识字就出来做官么？
 大老爷 (白) 你不知道我是捐班出身吗？
 王书吏 (白) 幸亏有学生在这里。
 大老爷 (白) 要是没有你，我不就绝了吗？
 王书吏 (白) 什么？
 大老爷 (白) 要是没有你，我不就让人给撅了吗？
 王书吏 (白) 待我来看看吧！不识字还要出来做官！幸亏有我学生在这里。
 大老爷 (白) 得啦，你别磨道啦，往下念吧！
 王书吏 (白) 哎呀老爷呀，这头一个字念什么呀？
 大老爷 (白) 你瞧瞧，你说了半天，你也不认识啊！
 王书吏 (白) 就是这一个字。
 大老爷 (白) 不要紧，把它撕掉了，往下念。
 (王书吏撕。)
 王书吏 (白) 对了，撕了就好了，撕了我就认识了。
 (王书吏看。)
 王书吏 (白) 哎呀老爷呀，你统统地把它撕掉了吧！我一个字也不认识。
 大老爷 (白) 闹了半天你一个字也不认识啊？
 王书吏 (白) 我一个字也不认识。
 大老爷 (白) 拿过来吧。
 我说周腊梅呀，老爷这堂上没有认识字的，干脆你到别的地方去告吧！
 周腊梅 (白) 老爷，你们不认识字不要紧，咱们来个老虎吃豆腐——
 大老爷 (白) 怎么讲？
 周腊梅 (白) 口诉。
 王书吏 (白) 哎呀老爷呀，她要老虎吃豆腐，臭豆腐，酱豆腐，五香豆腐干喏……
 大老爷 (白) 得啦得啦！你掉到豆腐阵里去了。我说周腊梅呀，口诉你就口诉吧！
 周腊梅 (白) 老爷，我跪在这儿说不出来。
 大老爷 (白) 那么你就起来吧！
 周腊梅 (白) 多谢老爷！
 (周腊梅起。)
 大老爷 (白) 甬卸啦，套着喂吧！
 周腊梅 (白) 老爷您好哇？
 王书吏 (白) 秃！我们老爷没病没灾的，有什么不好的？
 大老爷 (白) 她问我好，与你有什么相干？多嘴！
 (大老爷对周腊梅。)
 大老爷 (白) 你有什么话，你说吧！
 周腊梅 (白) 老爷，你知道我们鸪儿呀……
 王书吏 (白) 哇！上得堂来，什么“鸪儿，鸪儿”的，你也不打听打听，我们老爷的小名叫“宝儿”嘛！
 大老爷 (白) 呸！我不叫“宝儿”，我叫“揪儿”。
 你那个鸪儿怎么样呢？

周腊梅 (白) 我忍受不了她的打骂，我就会喝不会筛。

大老爷 (白) 此话怎讲？

周腊梅 (白) 跑啦！

大老爷 (白) 跑啦怎么样呢？

周腊梅 (白) 我要找个一夫一妻的过日子。

王书吏 (白) 哎呀老爷呀，她要找个一夫一妻的过日子。日子过，过日子。

大老爷 (白) 你怎么改了碎嘴子啦？

你看老爷堂上哪一个好，你就跟哪一个去吧！

周腊梅 (白) 我来看看。

(周腊梅看众衙役。)

周腊梅 (白) 回禀老爷的话：他们全不好。

大老爷 (白) 那么你可跟谁去呢？

王书吏 (白) 哎呀老爷呀，我书班还没有成家，把周腊梅赏给我好啦！

大老爷 (白) 嘿！不怪你带着眼镜哪！

周腊梅，你看看我们王先生好不好？

周腊梅 (白) 我看看。哎哟老爷，他跟我飞眼儿，我可不跟他去！

王书吏 (白) 哎呀老爷呀，她说我飞眼儿，我要飞，我要飞！

大老爷 (白) 快拿鸡罩去，把他扣起来！

王书吏 (白) 我不飞了！

大老爷 (白) 你看他不好，怎么办？

周腊梅 (白) 我跟老爷去吧！

大老爷 (白) 不成不成！老爷我已经成了家啦。

周腊梅 (白) 那么您给我找一个得啦！

大老爷 (白) 好吧，我给你找一个。

王先生，咱们这个衙门里谁没家小？

王书吏 (白) 张才，张头儿没有。

大老爷 (白) 好，传张才！

众衙役 (同白) 传张才！

(张才上。)

张才 (念) 忽听叫张才，班房走出来。

(白) 参见老爷！老爷呼唤，哪方使用？哇呀呀……

大老爷 (白) 得啦得啦！你搅我呀！

张才 (白) 老爷呼唤，什么事情？

大老爷 (白) 老爷赏你一个媳妇。

张才 (白) 老爷的媳妇小人不敢要。

大老爷 (白) 胡说！老爷的媳妇怎能给你？

周腊梅，你去看看，他好不好？

周腊梅 (白) 我来看看。哎呀老爷呀，他是扑天的老琉璃——

大老爷 (白) 此话怎讲？

周腊梅 (白) 冒高儿啦。

王书吏 (白) 哎呀老爷呀，他说他冒高儿啦。我要冒高儿！我要冒高儿！

大老爷 (白) 快拿石头来，把他压起来！

王书吏 (白) 不冒了！冒了！

大老爷 (白) 张才，我把周腊梅赏给你作媳妇吧！

张才 (白) 老爷，我不要她！

大老爷 (白) 为什么不要她？

张才 (白) 她们行院中的人，好吃嘴，懒做活儿，我不要她！

大老爷 (白) 周腊梅呀，你听见没有？他不要你。

周腊梅 (白) 他怎么不要我？

大老爷 (白) 他说你们行院中的人，好吃嘴，懒做活儿，见了洋钱往家挪来吧，差！差！差！

周腊梅 (白) 老爷，我嫁了他，该吃的也不吃了，该穿的也不穿了，整天净揍你。

大老爷 (白) 什么？

周腊梅 (白) 那个活儿呀！

大老爷 (白) 张才，你听见没有？你要要她，该吃的也不吃了，该穿的也不穿了，整天净揍你。

张才 (白) 什么？

大老爷 (白) 那个活儿呀！

张才 (白) 老爷您问问她会做什么？

大老爷 (白) 这个我可是外行。
王先生，你开过裁缝铺不是？

王书吏 (白) 是呀！

大老爷 (白) 开过几座？

王书吏 (白) 三座。

大老爷 (白) 哪三座？

王书吏 (白) 北京一座，汉口一座，上海一座。

大老爷 (白) 这三座都开着哪？

王书吏 (白) 烧了一座，水冲了一座，关了一座。

大老爷 (白) 合着一座都没有啦？

王书吏 (白) 没有了。

大老爷 (白) 哎！买卖虽然没有了，做活儿的这点身份你是知道啊！

王书吏 (白) 晓得的。

大老爷 (白) 那么盘问盘问她。

王书吏 (白) 啊，周腊梅，我来问问你：你可会做中衣呀？

周腊梅 (白) 噢！老爷的帽子？

王书吏 (白) 胡说！帽子盛什么的？中衣盛什么的？帽子是盛老爷脑子袋的，中衣是盛大腿的。

周腊梅 (白) 噢，裤子呀？我会揍您哪！

王书吏 (白) 你可知道一条裤子几道缝？

周腊梅 (白) 一条裤子七道缝。

王书吏 (白) 哪七道？

周腊梅 (白) 上缝、下缝、左缝、右缝、横缝、竖缝、再上裤腰，这不是七道缝吗？

王书吏 (白) 不对不对！一条裤子是十四道缝。

周腊梅 (白) 是七道缝！

王书吏 (白) 是十四道缝！

大老爷 (白) 咳！等等！等等！你们捣什么乱呢？

周腊梅 (白) 我说一条裤子七道缝！

大老爷 (白) 你说呢？

王书吏 (白) 我说是十四道缝。

大老爷 (白) 我说是两道缝。

周腊梅、王书吏 (同白) 怎么会是两道缝？

大老爷 (白) 你说的是什么裤子？

周腊梅 (白) 是单裤。

大老爷 (白) 你呢？

王书吏 (白) 是夹裤。

周腊梅、王书吏 (同白) 你呢？

大老爷 (白) 是单套裤。

周腊梅、王书吏 (同白) 全弄错了。

大老爷 (白) 张才，她会做裤子。

张才 (白) 我们家里净穿裤子呀？

大老爷 (白) 你混旦哪！你不会卖裤子买汗衫吗？

张才 (白) 老爷，给我一个凭据。

大老爷 (白) 你倒很小心！

(南锣) 老爷当堂赏点红，

张才 (南锣) 叫张才, 领下堂。
 周腊梅 (南锣) 谢老爷, 做主张,
 张才 (南锣) 今日才得儿夫郎。
 周腊梅 (南锣) 手拉手儿把堂下,
 (张才、周腊梅同下。)

大老爷 (南锣) 扭项回头看端详。
 急的老爷直瞎撞,
 低下头来自参详。

(王书吏、四衙役暗同下。)

大老爷 (白) 哎呀慢着! 周腊梅本来是找我的, 我怎么断给张才了呢? 这怎么办? 有咧, 官事上抓个碴儿, 我把张才打发出去办差, 我好到腊梅家去走走。老爷升堂喽!

(四衙役、王书吏同上。)

四衙役 (同白) 噢! 啊! 噢! 啊!
 大老爷 (白) 得啦得啦! 又热闹衙门哪? 我说王先生, 年年儿山东嘎嘎县那套文书是谁去呀?
 王书吏 (白) 是张才。
 大老爷 (白) 传张才!
 四衙役 (同白) 传张才!

(张才上。)

张才 (白) 多谢大老爷的媳妇!
 大老爷 (白) 甬谢! 好了传名。我说张才, 年年儿山东嘎嘎县那套文书是你去呀?
 张才 (白) 是小人去。
 大老爷 (白) 今年还得你去!
 张才 (白) 今年小人不去了!
 大老爷 (白) 怎么?
 张才 (白) 小人成家要紧。
 大老爷 (白) 这是官事!
 张才 (白) 私事也要紧哪!
 大老爷 (白) 胡说, 给我打!
 张才 (白) 别打, 我去! 我跑喽!

(张才跑下。)

四衙役 (同白) 张才跑了。
 大老爷 (白) 跑了? 我这衙门不究情!
 衙役甲 (白) 小人告假!
 大老爷 (白) 干什么去?
 衙役甲 (白) 回家探母。
 大老爷 (白) 好, 快去!

(衙役甲下。)

衙役乙 (白) 小人告假!
 大老爷 (白) 干什么去?
 衙役乙 (白) 回家祭祖。
 大老爷 (白) 快去!

(衙役乙下。)

衙役丙 (白) 小人告假!
 大老爷 (白) 干什么去?
 衙役丙 (白) 身上有病。
 大老爷 (白) 快请先生看看!

(衙役丙下。)

衙役丁 (白) 小人告假!
 大老爷 (白) 你干什么去?
 衙役丁 (白) 家里有点事。
 大老爷 (白) 快去!

(衙役丁下。)

大老爷 (白) 好啦! 一个人也没有啦。我打点儿酒, 买点儿菜, 到周腊梅家里去, 说说笑笑开开心。嘿! 这乐儿可不小啊!

王书吏 (白) 老爷!

大老爷 (白) 哎! 王先生怎么还没走呢?

王书吏 (白) 伺候老爷。

大老爷 (白) 退堂了, 没事了。你回去歇歇儿去吧!

王书吏 (白) 老爷走到哪里, 我书班伺候到哪里。

大老爷 (白) 我要回上房去了。

王书吏 (白) 我书班也跟你到上房。

大老爷 (白) 我要到上房见太太去了。

王书吏 (白) 我也要到上房伺候太太去。

大老爷 (白) 暖! 我说你这不成穷磨了吗?

王书吏 (白) 怎么我倒成了穷磨了? 你清早起来放着官事不办, 弄个周腊梅跑到堂上来, 你们俩嘀嘀咕咕的像个什么样子啊? 我不干了!

大老爷 (白) 哎! 王先生, 我们是自己朋友, 你别不干哪!

王书吏 (白) 我一定不干了!

大老爷 (白) 你不干这个, 干什么去呢?

王书吏 (白) 我有我的生意。

大老爷 (白) 什么生意呀?

王书吏 (白) 我会吆喝。

大老爷 (白) 你吆喝, 我听听。

王书吏 (白) 臭豆腐! 酱豆腐! 五香豆腐干子! 江米麻团喏!

(王书吏下。)

大老爷 (白) 哎哟, 瞧他这块骨头! 都走了。正是:

(念) 大门无人管, 二门无人掩。左手抱印盒, 右手去打铤。

(鼓响。)

大老爷 (白) 怎么打铤, 鼓会响了? 老爷退堂喽!

(大老爷下。)

【第二场】

张才 (内南锣) 小夫妻, 成佳期,

(张才、周腊梅同上。)

张才 (南锣) 叫腊梅, 我的妻,
大老爷差我山东公干去,
家中的事儿交给你。

(张才下。)

周腊梅 (南锣) 有腊梅, 掩柴扉。

(周腊梅下。王书吏上。)

王书吏 (南锣) 一旁闪出来我王书吏。

(王书吏下。)

四老爷 (内南锣) 有本厅, 把夜查,

(四老爷上。)

四老爷 (南锣) 我去到, 腊梅家,
见了腊梅说几句话。

(四老爷下。大老爷上。)

大老爷 (南锣) 手打了灯笼朝前走,
我也到, 腊梅家,
我是腊梅的干爸爸。

(王书吏、四老爷同上。)

大老爷 (白) 怎么全走到一道来了。我让你!

(大老爷下。)

四老爷 (白) 他走啦, 我不知道腊梅住在哪儿呀? 有啦, 打听打听。

借光您哪！

王书吏（白）做什么的呀？

四老爷（白）我打听打听道儿。

王书吏（白）打听哪里？

四老爷（白）周腊梅在哪儿住呀？

王书吏（白）周腊梅呀？远啦！从这里坐车到前门车站，上火车到天津，坐船到上海，由上海换火车到汉口，从汉口坐飞机到北京，下飞机一打听就到了。

四老爷（白）我呀，我没有那么多盘川钱，我不去了。

（四老爷下。）

王书吏（白）他不晓得呀，这个周腊梅一拐弯就到了，他不认识。他走了，待我来叫门。开门来！

（周腊梅上。）

周腊梅（白）谁呀？

王书吏（白）王先生。

周腊梅（白）王先生来了！王先生您白天怎么不来呀？

王书吏（白）白天衙门忙。

周腊梅（白）王先生，我们大爷没在家。这么晚了，我也不往里让您了。劳驾！不送了！

王书吏（白）哟！锅炮鱼。你瞧这个干劲儿的！当真地不开门？

周腊梅（白）不开！

王书吏（白）好！等我回到科房将那笔尖一动，把张才发到湖南，把你发到湖北，叫你们俩口子谁也见不着谁。就是这个主意。

周腊梅（白）这小子说话，说得出来，行得出来，我叫回他来吧。我说王先生你回来！

王书吏（白）不回去了，讲的是一送，不管来回。

周腊梅（白）王先生请回来吧！我逗着您玩儿呢。真不经逗。您干什么来了？

王书吏（白）我与你温居贺喜来了。

周腊梅（白）好，待我开门。

（周腊梅开门，王书吏进门，周腊梅关门。）

周腊梅（白）王先生请坐！

王书吏（白）坐着。周腊梅，你们俩好哇？

周腊梅（白）我们俩好。

（四老爷上。）

四老爷（白）开门来！

周腊梅（白）谁呀？

四老爷（白）四老爷。

周腊梅（白）哟！四老爷来了。

王书吏（白）这怎么好？

周腊梅（白）那么你藏起来吧！

王书吏（白）我藏在哪儿呀？

周腊梅（白）你藏在面缸里吧！

四老爷（白）面缸是我的地儿。

王书吏（白）那我藏在哪儿呀？

周腊梅（白）你藏在灶火里吧！

王书吏（白）好我藏在灶火里。你快点打发他走！

（王书吏下。周腊梅开门。）

周腊梅（白）四老爷来了？

（四老爷进门，周腊梅关门。）

周腊梅（白）请坐请坐！四老爷干什么来啦？

四老爷（白）我给你温居贺喜来啦。

周腊梅（白）好说好说。

（大老爷上。）

大老爷（白）开门来！

周腊梅（白）谁呀？

大老爷（白）大老爷。

周腊梅 (白) 不好啦，大老爷！

四老爷 (白) 这怎么好？

周腊梅 (白) 你藏起来吧！

四老爷 (白) 藏在哪儿呀？

周腊梅 (白) 你藏在床底下吧！

大老爷 (白) 床底下是我的地儿。

四老爷 (白) 那我藏哪儿呀？

周腊梅 (白) 藏在面缸里吧。

四老爷 (白) 好！快点打发他走。

(四老爷下。周腊梅开门。)

周腊梅 (白) 大老爷来了？请进！

(大老爷进门，周腊梅关门。)

周腊梅 (白) 请坐请坐！

大老爷 (白) 周腊梅，这件事儿亏了我吧？

周腊梅 (白) 是呀，谢谢大老爷！

(张才上。)

张才 (白) 开门来！

(大老爷学周腊梅声问。)

大老爷 (白) 外头叫门的是谁呀？

张才 (白) 我是你汉子。

大老爷 (白) 得！我赶个热火的。

周腊梅 (白) 大老爷，张才回来啦！

大老爷 (白) 这可怎么好？

周腊梅 (白) 大老爷先藏起来吧！

大老爷 (白) 藏在哪儿呀？

周腊梅 (白) 藏在床底下吧！

大老爷 (白) 这地儿可有点儿危险哪！

(大老爷藏。)

张才 (白) 开门来！

周腊梅 (白) 来啦来啦！

(周腊梅开门。)

张才 (白) 怎么这么慢腾腾地？烫酒去！

周腊梅 (白) 我不会烫酒，就会做裤子。

张才 (白) 我自己去烫。灶火里忙点一把火。

(王书吏上。)

王书吏 (南锣) 灶火里，烧出了我。
烟熏火燎实难过。

张才 (南锣) 手使大棍朝下打，

(四老爷上。)

四老爷 (南锣) 面缸里，打出我，
搬把椅儿四老爷坐。

张才 (白) 四老爷，您看我们家里这个乱七八糟的。请四老爷给我们断一断家务吧！

四老爷 (白) 听了！
(数板) 叫张才，你过来，细听四老爷说明白：大老爷派你山东公干去，为什么私自转回来？放着冷酒你不喝，一心要往灶火筛！灶火里烧出来王书吏，面缸里打出我四老爷来。清官难断家务事，床底下请！

张才 (白) 请谁？

四老爷 (数板) 床底下请出大老爷来。

张才 (白) 大老爷也来了？有请大老爷！

大老爷 (南锣) 床底下闷坏了张知县依呼呀呼嘿！
低下头，往外钻，
见了张才我啾啾的战！

王书吏 (南锣) 灶火里，烧得我黑黑，黑黑依黑黑！

四老爷 (南锣) 面缸里，一身白。
 大老爷 (南锣) 床底下闷得我起不来。
 张才 (白) 王先生你到我们家里干什么来啦？
 王书吏 (白) 温居贺喜来啦。
 张才 (白) 拿喜封儿来。
 王书吏 (白) 要多少？
 张才 (白) 五十两银子。
 王书吏 (白) 明天到衙门去领。
 张才 (白) 不成不成！
 王书吏 (白) 今天要，我没带着。
 张才 (白) 那你得找个保人！
 王书吏 (白) 好！找保人。
 我说四老爷！
 四老爷 (白) 什么事，王先生？
 王书吏 (白) 我是给腊梅温居贺喜来啦，有五十两遮着的银子，我说明天给她，她这就要，您给保一保吧！
 四老爷 (白) 你明天到衙门还我。
 王书吏 (白) 明天一定还你。
 四老爷 (白) 好吧，我作保，让他走吧！
 (王书吏下。)
 张才 (白) 四老爷，该你啦！
 四老爷 (白) 该我的给我！
 张才 (白) 什么该你的给你？你干什么来啦？
 四老爷 (白) 温居贺喜来了！
 张才 (白) 拿来！
 四老爷 (白) 什么？
 张才 (白) 温居贺喜的银子。
 四老爷 (白) 要多少？
 张才 (白) 您五十两，您保了王先生的五十两，共凑一百两。
 四老爷 (白) 你明天到衙门去拿！
 张才 (白) 不成不成，今天一定要！
 四老爷 (白) 今天就要我没带着啊！我给你找个保人吧。
 大老爷！
 大老爷 (白) 你来干什么？
 四老爷 (白) 我贺喜来啦，他们跟我要银子，我没带着，请大老爷给保一保吧！
 大老爷 (白) 多少银子？
 四老爷 (白) 我自己的五十两，给王先生保了五十两，一共是一百两。
 大老爷 (白) 我说四老爷，这地儿也是你来的吗？你这个岁数，只好是耳闻目睹听其自然，再者说与你的声气也有碍呀！
 四老爷 (白) 是！是！是！
 大老爷 (白) 你明天要还我！
 四老爷 (白) 一定送到衙门。
 大老爷 (白) 好吧，让他走吧！
 (四老爷下。)
 张才 (白) 大老爷，该你啦！
 大老爷 (白) 我多少？
 张才 (白) 你自己一百两，他们俩一百两，一共是二百两。
 大老爷 (白) 明天到衙门去拿。
 张才 (白) 今天就要！
 大老爷 (白) 今天没有！
 张才 (白) 没有，我要扒你！
 大老爷 (白) 你敢扒老爷吗？
 张才 (白) 我是说扒就扒！

(南锣) 脱圆领, 摘纱帽,
周腊梅 (南锣) 推出去, 门关了。
大老爷 (南锣) 捂着屁股往衙门跑,
(大老爷下。)
周腊梅 (南锣) 这丑名, 奴担了。
张才、
周腊梅 (同南锣) 夫妻拍手哈哈笑,
张才 (南锣) 白得银子二百两,
不做官来带纱帽。
(周腊梅、张才同下。)
(完)